

原刊景印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

任繼愈題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

任繼愈題

第 134 卷



息災專刊
天津佛教居士林刊
南詢集
莫干山蓮社特刊

中國書店

息災專刊

息災專刊第四期目錄

灌頂之種別及利益

處亂世趨吉避凶之法

覺道次第科判

息災道場見聞錄

文牘選錄

北京刻經處經版目錄

森雲台

釋大勇譯

允衡

金勝陀羅尼息災道場啓事

本道場於舊歷四月初二日脩毘沙門天王
法正午迎寶初三日脩毘沙門天王增益護
摩供初四初五初六三日上午十一鐘脩吉
祥天母護摩供以息災敬愛增益三種法分
日次第行之務祈十方
善信蒞場灌油祈禱無任歡迎此啓

敬勸佛誕日(四月初八日)放生小言

閱 者 注 意
爲 衆 生 請 命

蓋聞庖中蚌蛤。三現金容。釜底圓魚。兩呈妙相。凡茲物命之
戕。卽出佛身之血。末世衆生。互相吞噉。徇欲須臾。受辛歷劫。
際茲文佛聖誕。正我輦轡果脩因之時。德勝門拈花寺有放
生園。牲畜鷄鶩之屬。悉皆收養。西直門極樂寺有放生池。水
畜蛤蚧之類。任其歸納。若以財施。諉託代辦。欸交地安門通
明寺佛慈放生會。雖天發殺機。鐵籠難覆。而
佛開壽域。金鼓能揚。不惟廣錫類之仁。更以弭未來之劫。
大心仁者。盍興乎來。

息災道場謹啓

灌頂之種別及利益

天竺國王正位之初，以四大海水灌於其頂而表祝意，密教做此世法，於其人加行成就，建設壇場，而以灌頂之儀軌，顯教雖有等覺菩薩於摩訶羅天，由十方諸佛受灌頂而成佛之事，其於學實行之儀式，則未之或聞，然密宗灌頂，亦含多義，大日經疏曰，譬如世間刹利（亦曰刹帝利印度四姓之第二譯言田主王種也）之種欲紹其繼嗣，令王種不斷故，爲其嫡子而作灌頂，取四大海水，以四寶瓶盛之，種種嚴飾，又嚴飾其身，衆物咸備，又飾大象，於象背上持瓶，令太子坐於壇中，所統羣衆，於象牙上水，令灌注太子之頂，灌此水已，大聲三唱，汝等當知，太子已受位竟，自今以後，所有教勅，皆當奉行，今如來法王，亦復如是，爲令佛種不斷故，以甘露法水，而灌佛子之頂，令佛種永不斷故，爲順世法，故有此方便，印持之法，從此以後，一切聖衆，咸所敬仰，亦知是人，畢竟不退於無上菩提，定紹法王之位，諸有所作，眞言，身印，瑜珈等業，皆不敢違越，此就行人之初位而釋之者也，秘藏記曰，灌者，諸佛大悲灌頂者上之義，菩薩初地乃至等覺究竟証佛果時，諸佛以大悲水灌頂，卽覺行圓滿，得證佛果，此就後位而釋之者也，若以此種類而言，則又有二種三種四種五種之分，云何二種，一傳教灌頂，又稱傳法灌頂，受職灌頂，對於勇猛精進，如法修行之人，傳授秘法，使紹阿闍黎職位之灌頂也，二結緣灌頂，若人因遇道場，便云法緣難值，乞爲灌頂，得灌頂已，已於一切眞言門，本尊法中，求受眞法，印法，隨分修行，故名結緣，云何三種，一摩頂灌頂，諸佛摩行者之頂，而授成佛之記也，二授記灌頂，諸佛以言說與成佛之記也，三放光灌頂，諸佛放光，而使其人被利益也，又一成就眞言灌頂，受明灌頂也，二滅罪求福灌頂，息

災灌頂也，三來生求果灌頂，增益灌頂也，又結緣，傳法，自證，亦謂之三灌頂，云何四種，一除難灌頂，降伏灌頂也，二成就灌頂，受明灌頂也，三增益灌頂，已身灌頂也，四阿闍黎授位灌頂，傳法灌頂也，又一庭儀灌頂，二堂上灌頂，三無職衆灌頂，古名無作法灌頂，四平座灌頂，亦謂之四灌頂，云何五種，一阿闍黎灌頂，即傳法灌頂，二受明灌頂，又云成就灌頂，三息災灌頂，又云滅罪灌頂，四增益灌頂，又云求果灌頂，五降伏灌頂，又云除難灌頂，又一光明灌頂，以光明加持行者之身也，二甘露灌頂，以香水灌頂也，三種子灌頂，觀種子而布於身心也，四智印灌頂，以印契加持於五處也，五句義灌頂，觀真言之義，布之於心胸，能悟解之也，又五種之三昧耶，入阿字門，一念法界，是毘盧遮那三昧也，於蓮華印，一念不亂，是觀自在三昧也，於金剛慧印，一心不亂，是秘密之三昧也，乃至釋梵之結尊，各於一法界門得自在，若於彼解脫身，一緣不亂，名爲淨天眼三昧，若於大悲藏海中一心不亂，名爲普眼三昧，又名普現身三昧，亦謂之五種灌頂，契要而言，可以五部概之，五部者，事業灌頂，秘印灌頂，心授灌頂，光明灌頂，甘露灌頂也，曷謂事業灌頂，阿闍黎爲行者建立灌頂曼陀羅，緣壇之支分悉備，行廣大之供養，而授與灌頂，此視行者之資力豐富而行之，故又名具支灌頂，傳教傳法受職授位等屬之，曷謂秘印灌頂，行者雖信心堅固，於真言行深心信樂，以乏資力，不能具辦緣壇之支分，但使少備供養，而授與本尊之秘印，以行灌頂之法，故又名秘印灌頂，即許可灌頂是也，上述結緣之類屬之，曷謂心授灌頂，作法之師資，皆三昧耶成就之人，於行者之淨菩提心上，建立曼陀羅而行灌頂，又謂以心灌頂秘密灌頂，心想灌頂也，此之灌頂，無所需於心外之曼陀羅，故不擇時方，皆可行之，如瑜祇經

內，作業灌頂品，是種子智印句義，自證暨摩頂授記，以及五種之三昧耶等屬之，其光明灌頂，甘露灌頂，具如上述，放光灌頂，則屬於光明灌頂中矣，而息災增益降伏等等，則通隸之，息災梵云扇底迦，大之天地之變異，小之一身之疾病，無大無小，皆能止息，良以究厥原因，決非偶然，必有種因，始有此現行也，種因非他，乃我僑衆生身口意三業所造罪惡之業，因業有二，有感一期相續之身之業，此人人各別者，如我之眼根，非他之所能受用，他之眼根，亦非我之所能受用是，此係不共業，若感山河草木之業，曰共業，共業也者，自他相互，皆得受用，則以自他相互之業力共感而然，災害者，以此共不共之惡業爲種因者也，仗法身如來，寂靜無爲之三密加持，與行者所發之至誠心，懺其既往，悔其將來，所造之因業既除，則所受災害自即消滅，謂決定業不可轉，此特權門之說，至若法身如來之三密，常居於本不生際，以此加持，則行者之惡業，亦同化於加持力，而歸於本不生際，故所造罪惡，自轉成本不生際之功德也，增益梵之布瑟置（二合）迦，是以增進國家之福利與個人之幸運，我等衆生，貧苦窮迫，良由福德衰薄之業力所感，若得法身如來福智圓滿之三密加持，資薰增益，而使福利豐饒也，降伏梵云阿毘遮魯迦，一切怨敵，所挾擾害之心志，皆因其意識具有貪瞋癡煩惱耳，苟承法身如來以清淨三密，現大忿怒身，而加持彼之怨敵，降伏怨敵之內心煩惱，使之斷滅，則歸伏之心，自然發動矣，增益法中有延命法，以法身如來不生不滅之三密，加持行者，轉定業而使壽命延長之法也，上述皆爲行者祈禱之法，聞者苟或不察，以祈禱非出世之所當有，是於祈禱之真實意義，未能了解也，發願成佛，而修佛道，禮讚彌陀，迴向安養，聊舉一二，何非祈禱，蓋祈禱之意境廣博，不可執一以談，或就現世願欲，而

與以世間利益，雖非佛之本願，第以引攝凡下衆生，則不能捨此權巧方便之法門，且必謂佛之本願，惟在使之出世成佛，乃以權教之所談，而非實義也，論其實際，離我人凡夫色心之外，無有佛身，正報既有然矣，則離世間、寧有出世間，離此現世，寧有佛土，故世間之祈禱，卽出世間之祈禱，世間之悉地，卽成就出世間之悉地，生滅無常之現世，卽常住不變之佛國，故現世之祈禱，卽成佛之祈禱，現世之所願成就，成佛之所願亦遂滿足，是故密教相卽道之法門，及卽身成佛之觀行，固不在於現世祈禱之外，若捨世間法而求出世間法，決不得謂之當相卽道，若捨現世而求佛國，決不得謂之卽身成佛，所以應用輪王太子灌頂之儀式而行，上述種種之法者，不過示世間相卽菩提道，以世間之淺名，顯法性之深義而已，

處亂世趨吉避凶之法

聶雲台

自古以來，世間上常常是治亂安危循環輪轉，這不是偶然的，大抵太平無事之時，人民安樂豐富，便不免放肆情慾，在飲食男女上多造殺業淫業，滿天地皆是淫惡之氣，至釀成刀兵水火瘟疫之災劫，等到災深劫久，應受禍報的都過了，其餘的業淺的人，幸免於慘禍，多有恐懼悔過之心，這一點悔心又釀成天地吉祥之氣，頓使雲霧忽開，又見清明景象，這就是世運忽興忽衰的原故，所以世間上唯有時間的力量最大，積多數人的善業惡業，造成此種時期命運，凡在此時期內生活的人，都要受這時運的支配，人的智識力量雖極強極巧，設靈方法，仍然是拗他不過，但是在此大運之中，雖屬禍亂之時，亦有享福終身之人，或在太平之時，亦有困苦遭禍之人，這又關乎各個人自己之善惡業命，各受相當之果報，所謂大運，乃係指大多數人所遭之時運而已，現在的時候，確係禍亂

凶惡之運會，我輩生世，恰值此時，我輩個人的命運也就大概可知了，舉世的人多數遭禍，我輩自己是否也應該同遭慘禍，雖不可知，而終日耳聞目見身歷心牽，均屬愁苦慘禍之事，在此禍亂之大運中，得禍乃尋常，免禍乃特別，我輩不可自存僥幸之心，自己算在特別的數內，却須是要日日時時預備遭禍，方是處亂世之道，亂世病象的診斷法，是亂世的事，顛倒離亂，不可以常理推測的，亂世的人，思想迷惑，不可以常情曉喻的，好好的地方人民安然無事的時候，自然有人來，出許多的法子，弄得翻天覆地、或執著別國的風俗制度、硬要仿行，或執著惡劣理想的新法，定要試驗，總之要弄得一世界不得安生為止，那些新理論風俗制度，也許有些好處，但是一個時代，係要經由許多原故，遞演積漸而成的，不是可以寫一紙章程，經幾個人認可，去硬做就能實現的，一般理想的書生，總以為世間那有不能辦到的事，以為理論說得通，豈有事實做不到的，他却不懂得中間有人情私欲，難在事務繁頭，自然會把那些法律的公理科學的定例，整個的推翻，所以自古以來，有經驗的大政治家，（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等是）總不空談法治理論，却十分的在人情的欲望和私偏上設法，所以法制不須完密，反可安樂太平，但是一般有理想無實驗的政論家，就止曉得高談理論，文字上說得十分好聽，章程上定得十分周到，等到施行的時候，所希望的結果，全然不對，凡是好法子，當然要人民生活安甯，這些理想的法子，反叫人不得安甯，不得生活，何以故呢，這些行法的人，和受治的人，都夾雜了私欲情偽在內，因此弊病百出，貽害無窮，所以單在法律理論上要做一個理想極高的政治狀況，是做不到的，止有一法是仿古人用教育的方法，使人克制私欲以保存公理，但是一般理想家又不懂得這個意思，或是懂得又自問不能照行，覺得難

是我的法子，叫別人行，比較容易些，天地間巧人很多，大家都看出這個妙法，於是個個講理論，出主意，自己站在立法中的地位，還了權勢在手，發號施令，叫衆人奉行，納捐呀，還稅呀，派辦公債呀，督風風行，不准議論反抗，自己坐著支取薪水公費，機關上供應好火食，既有名譽，又有了實惠，至於吃苦爲難的事，輪不到自己，自然大家都走了這一條路了，自古以來的亂世，都是如此，我們在此種時候經過，不要少見多怪，除此之外，還有許多複雜的原因，離奇的事變，成爲混亂時代應有之原則，既無從預防，又無從避免，所以在此種時期中，止有一個逆來順受的法子，凡遇著無理的事故，橫逆的人情，切勿氣忿難平，爭論道理，止要想這是此時代通常的事，若是氣忿力爭，便是逆天行事，無益而害，不如用反求諸己的法，較爲有利無弊，如何是求己的法子，我簡略說明，

第一須明白這種混亂的時代，衆人都要負責任的，我輩自己也難免於負些召亂的責任，今日的亂因甚多，大抵生活係最大問題，所謂生活問題有兩種，一種係窮困無生的人，遇著有收錢的法子，自然事事都幹，一種係有生計而欲望甚大的人，羨慕闊人和歐美人的起居享用，飲食衣服和聲色嗜好，自然要弄錢，多多益善，詳細看時局舞臺裏的人物，大概多屬這兩種，（其中自然也有少數的例外，此指多數人所感覺者而言）却是我們對這兩種人，都要負些責任的，何以故呢，生計困苦的原故，由於國民財力空虛，進口貨多，出口貨少，因爲大家愛用洋貨，是第一原因，社會上奢侈品多，生產事業少，喜歡吃得好，穿得講究，不肯克己卑下，是第二原因，人民好安逸，喜得便宜的錢，紛紛進城市做分利的事，不願在鄉間開山墾地，是第三原因，我們要問自己，是否好用洋貨，

是否能努力生產，是否也愛奢侈品吃好飲食，穿好衣服，是否好安逸得容易的錢呢，若是我們自己在這幾條內，有了一條，就不能說我對於國家財源枯竭人民生計困窮沒有關係不擔過咎了，所以若想把少爭殺欺詐，須要將國民財力培養，使人民多有生路，誰人真不拍死，豈真肯輕於冒險犯罪，當兵的所以肯賣身，替幾個野心家糊塗捨命，青年學生所以肯賣身，替俄國作工具，喪心害理，為匪的所以肯不顧身家，以身試法，都止緣先無恆業後無生計，所以禁不起些些利誘就走了這條路了，今人講到時局，總說是兵匪共黨為害，却未想到我們自己的生活習慣，就是造成兵匪共黨的根源，若不明白此層道理，或是雖明白，而不肯切實把自己生活習慣痛加改革，空怪別人，有何用處，有人問說這話雖有理，但是幾個人把生活改了，縱然簡單刻苦到極點，大多數人不照做，有何用處，國家經濟人民生計，仍然無補，兵匪共黨難道就會減少了嗎，我回答他說，天下事總要正本清源，我輩先要明，這所講的是不是釀成亂的真實本源，如果是的，就應該知道我也是亂源負責的一份子，不能說我責任少，就無過咎，孟子說以五十步笑百步，正是此意，何況有時不止五十步呀，且凡事積少成多，一人一年吃兩三回魚翅席，全國就要買日本海味合銀幾百萬兩，一人一日吃香烟幾枝，就要花費兩三萬萬，送往外國，我國雖然窮到這種地步，每年還要買外國貨物價值二十萬萬元之多，都是因為大家存了一個念頭，說我一年吃得幾回魚翅海味，我一天吃得幾枝香烟，靠我一省儉，國家就會富足安樂嗎，殊不知一國有幾萬萬人，人人都把責任推與眾人，却以為我一個人做的不關重要，所以造成現在這種局面，以上所說的，吃海味香烟用洋貨不過略舉一例，還有其他奢淫逸樂的行為，都影響到一國生產的力量，和做事的精神，成

爲衰弱貧亂的原因，我們隨意的講究些口味和裝飾，或是隨聲附和恭維羨慕這種闊綽行爲熱鬧場合，不知不覺的一面枯竭了國家的財力，一面獎勵那般貪私縱慾使氣闊闊的只管發展欲望不顧公衆利害的行爲，所以我說我們對於今日致亂的兩種人都要負責的就是這個意思，若能多有幾個人明白這個意思，各自悔改，庶幾有弭亂消禍的希望，

第二要曉得天下治亂家國衰榮，一身禍福，都屬因果律的支配，衆人的共業所積，造成一時一地之治亂衰榮，一人的自業所感，造成一人所遭的禍福苦樂，凡屬今日目見身遭，皆係自業所結之果，從此時之果，可以推知前時所造之因，世人自己智慧短劣，不明因果之理，或說是夙世難憑，或說是報遠難知，不知從智慧的眼光觀看，千載猶如一時，多生無異一世，當造因的時候，我們自己雖不覺得，實則後日結果的影響，已同時發現了，所以從凡夫說，今世造因，後世結果，從佛法的眼光看來，因果可說是同時，所以佛說全因即果，全果即因，因該果海，果徹因源，因果相連，豈有前後，說是前因後果，分別今生前生，已係從肉眼而言，若說并無因果，或者不信輪迴，不信有前生後世，那是愚迷得更可憐了，一般造惡業的人，自然要硬著頭皮，說無輪迴無因果，因爲因果有輪迴因果，他自己的地位就不妙了，因果譬如色聲，目有時盲，光色自在，耳有時聾，聽響自在，又如雷電，雷即電火之聲，電光行速，聲浪行遲，世人說先閃電，後打雷，却不知雷電同時，是一非二，因果相連，亦復如是，所以見色知有物質，聞聲知有響動，見閃電知同時已發雷聲，雖暫未入耳，頃刻必聞，此即由果以推因，由因而證果，因果原係物質事實，不過迷罔的衆生，隔陰障礙而不能見耳，既知此義，則我們的所遭遇患難之時，不幸之事，當然係我們自己的業力所造成，還可以說是偶然不幸的遭遇

嗎，還可以怨天尤人嗎，止有老老實實承認自己的惡業，方有轉圓的辦法，有人問既係因果相連，為什麼可以轉圓呢，須知造因結果，一切唯心，心力甚大甚奇，不能用科學眼光揣測，近日心理學進步，已證明心靈的力，可以移轉物質，從前李廣醉後射虎，細看所射乃是一石，但箭已深入石內，止留羽毛少許在外，後人聽說，必以為荒唐，現在心理學家，能以薄紙折成刀形，切竹篾子兩根，與鋼刀一樣，其餘類此的試驗甚多，可知心理變動物質係事實了，但是於科學理論不通，亦可見科學的粗漏膚淺了，心理既可以變動物質，就可以將前所講聲光來作比，譬如在相距甚遠之地，電已發火，但雷聲電光，在未傳到遠處人的耳目之時，忽有一種力的作用，使此聲光在半途阻隔停止，自然不到人耳目之中，此事照科學理論，固非不可能，在因果律上，尤屬顛撲不破，假定閃電是因，見光聞聲是果，如在半路上有物阻隔，使光與聲不到我們的耳目，並非有因無果，光聲落在別種阻隔的物上，就係結了果，這是個粗淺的比喻，顯明心力造因，亦能用心力改變其果，並非果已消滅，乃是與第二種心力相遇，改變果的形式，就好像聲光落在人的耳目，就起耳膜的顫動，眼簾的感應，若遇在別的阻隔物上，就成別一種的感應顫動，或是反射，或被吸收消滅，亦係因果成就，此好比為惡的，應該結一惡果，但有一大善力，能使其果改變形式，照佛經所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古人有說，譬如千年幽谷，一燈纔照，千年之暗俱消，這善業的大小，全看本人的心真誠乾淨的程度而定，如果心能誠淨到極點，（即止於至善，）無一毫渣滓，雖有種種惡業污染，一遇了這個清淨心海，一切污染，自然消滅淨盡，所以佛法以修淨業為最上乘，無論何種善事，若是心不乾淨，止算是有漏善業，譬如大富翁施財賑飢，儘管出幾十萬的銀錢

，若是有一點市惠沽名望報求福之心，其善因就不真切，如是另有一人，力量甚薄，止出一文錢賑飢，純出於慈悲心，不雜一毫別的念頭，也並不覺得我出了一文錢，此人的善業，比那出幾十萬銀子大得多，但此種極誠淨的心，係極難極難的，譬如孟子所說，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則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納交於孺子之父母也，此所說係乍見的時起的惻隱心，本是純真的，但是要到實行從井裏救出孺子的時，仍然是如此真純，無一毫居功之心，就大不容易了，金剛經一再說明此意，說要度濟無量無數無邊衆生，却不自己覺得有一毫度衆生的功，又說菩薩布施，不著人我的相，（內不見我，外不見人，中不見所施之物，）其功德不可思量，所以善心真切，一行可當萬善，所謂真善者，第一心地光明清淨，第二慈悲喜捨，若能如此，則此心便成清淨大海，無論有何夙業，到此悉皆消滅，譬如電氣，善業惡業，好比正電負電，清淨的心海，好比大地，電氣一遇著地，無論正負，無論數量大小，登時被地融和消滅，一切業到清淨的心地裏，其消滅亦復如是，或者問，善業也在清淨心裏消滅嗎，回答說，有相的善，即非至善，所謂止於至善者，無念無相，而時時仍不離明德親民之心，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可說是此境界，佛經所說的是不取於相，如如不動，（但這並不一定是離開世事而言，儘管做事，儘管說話，儘管做官，甚至於當兵打仗，忠敬從事，只要不離大悲心，不失菩提心，不雜私己的心，仍然可稱不踰矩，可算是如如不動，仍是清淨至善的境界，）在這個心的境界裏頭，自然那些有相有漏的小善都融化無跡，至於真正的善業，在此清淨心田中，亦會融化無跡，因為既曰至善，即不可以比喻形容，既無數量，亦無分別無增減，所以雖是善業，亦都泯化無跡了，若欲得此清淨心的境界，佛家名之曰修淨

業，即是修淨土因，淨因若成，諸因皆滅，淨土的宗旨，在要此身報盡，不再入輪迴生死苦海，其效驗在臨命終時，心不顛倒，清白定靜，無罣無礙，心神既定，妄識不動，死後則淨土現前，淨土即佛土也，至此則本慧煥發，業障全消，諸佛菩薩之所造詣境界，我亦得同到而無差別，在此淨土中，明覺心有進無退，而得究竟成佛，所謂修淨土業者，平日以念佛法門存養菩提心（即明覺心）爲預備到臨命終時能一心不亂，得於死後到淨土，從此歷生夙業，報盡此生，不再輪迴，永離苦趣，此所以歷代祖師大德多勸人修淨土也，或者問說，修淨土止是念南無阿彌陀佛六個字，就能脫離輪迴，消滅罪報，往生淨土，究竟成佛，這樣容易便宜的事，那麼儘可平日作惡，等到快死的時候，一心念佛，照經所說，臨終十念，即得生淨土，於理似乎不通，答他說，若要一心清淨不亂，不是臨時辦得到的，等到臨命終時，大概神昏志迷，力衰氣逆，豈能由人自主，正是在此關頭，好試驗佛法的功效，大凡平日念佛的人，死時多半神志清明定靜，功夫越深的人，效驗越顯明，至於預言死期時刻，安然坐化的，古所記述，今所見聞，在家出家的人，均常有其事，此事須當面見效，不能浮誇騙人的，死的時候，可以如此定靜自己作主的，在儒家講究知止定靜存心養性真誠毋欺的，庶乎可以做到，然而千萬人裏難聽見一個，若是用念佛持戒的方法，但能心意真切，可有十分把握，古德有言，凡修淨土者，萬有萬人到，然釋迦世尊說此淨土法門時，稱此爲世間難信之法，因爲世人喜談高遠玄妙的理論，不肯老實學愚夫愚婦做笨工夫，以爲世間必有祕妙學道捷訣，多有人化大數的銀錢，從師訪友，學道煉丹，尋求先天大道，却不知大道當下具足，無求於外，簡單些說，止要老實安分，大道卽在其中，所謂老實安分者，第一收轉野心，不要胡思亂想

，第二循禮守義，不可放縱懈怠，第三還顧守樸，不務自作聰明，第四真實無偽，不稍敷衍自欺，有了這幾條，大概聖佛道要，已經全備，這幾件事，是要自己努力，方可辦到的，但世人迷見甚深，總覺得自己現有的和容易找的事物不算珍貴，所以總要說是千古祕妙不輕傳人的，或者說聖靈感動或神仙指授不能由人輕易自己證得的，方有人相信，現在說的念佛法門，說唯心淨土，自性彌陀，當下清淨，即到佛土，太容易太現成，就以爲無甚意思，所以佛說是難信之法呢，須知孔子所說，定靜安慮而得，克己復禮歸仁，孟子所言，萬物皆備於我，要在反身而誠，都與佛所言印證發明，總而言之，成佛作聖，立功立德，都是要求諸己不求於人，足乎內無待於外，孔子釋迦均反覆叮嚀發明其旨，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即證明善與惡原止是一心，覺與迷亦非有二性，止在一反掌間而已，總以上所說，超凡入聖，禽畜還人，都在一轉移間，所以佛法最重懺悔，罪業由歷劫積累而成的，竟不妨由一念之力而消滅，善願之力，其大無量，歷劫固久，未來更長，一念清淨，時劫長短善惡大小，都消泯無迹，所以一念真誠，竟能懺除百惡，所怕者心有所爲，善不真純耳，所以若有人自知宿業深重，果報難逃，發願懺悔，念念真純，專理會善一邊去，克己忘我，宏法利生，並將平日私心惡意，徹底自訟，對佛披露，誠心懺悔，後不復造，憑此願力，業障可消，平日災患惡逆，自然消滅，或逢凶化吉，或轉仇爲恩，或在大數巨劫之中，獨得全生，或在萬無解免之理，居然無恙，如此之事，正史所載，私家所記，不可勝數，但所言從心懺悔之法，及惟心淨土淨善能消惡業之理，係佛所垂教，如欲得其利益，須如法奉行，即史冊所載遇禍得免之事，皆係奉佛法而行持者所得效果，可知佛法效益，事證彰彰，不僅空言理論而已，在今日這種

混亂時代，到處盜賊刀兵，欺詐爭殺，變故離奇，朝不保夕，我輩須要細想，有無善法，可以保全身家，避免災禍。可以說竟是無一善法，我就大膽告訴大眾說，唯有從心地本源處消除禍因，是唯一可靠之法，此係事實經驗，亦且理論圓滿，若能照此行持，自然遇禍成福，雖在荊天棘地之中，而能得坦蕩蕩的境界了，若問照佛法如何修持，簡單的說，是克己復禮親仁愛物，但要緊是認真實做，不可哄欺自己，孟子說夫仁亦在熟之而已，又說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又說人能以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說充說達說熟，都是說要徹底實做，不可敷衍自欺，例如殺物命以養己生，就難說是克己，平日的不忍之心，在此際就不能達出，仍然做的忍心辣手的事，這仁心就不算成熟了，不但是仁要熟，義禮智信樣樣都要充達成熟，否則與我全不相干，佛家的五根本戒，就是儒家的五常實行工夫，殺盜淫妄酒真實的戒淨，仁義禮智信已經一一具足，因為戒是一切道德的根源，佛法以五戒為第一步行持工夫，儒家的知止四勿，亦係第一步修習條目，曾文正公云，禽獸還人，靜從教出，此與佛家所說由戒得定由定得慧的意思相同，換句話說，若要由迷入覺，須要由戒得定，可見凡講到性理高深處，儒與佛無不互相印證發明的，至於講因果的道理，儒家佛家也是一樣，孔子說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說得極其明切，作善就是從因地做工夫，然則專講儒學也夠了，何以我偏重在勸人講佛學，何以說惟有從佛法修持，則趨吉避凶，較為可靠呢，因為佛法講究竟義，凡事要徹底，不准止講一半，佛經數千卷，大概重在發明此意，就是反覆申明前所說的充字達字熟字誠意毋自欺工夫，凡講克己復禮親民愛物，都要做到認真徹底，否則不得實際的利益，譬如口講民吾同胞，